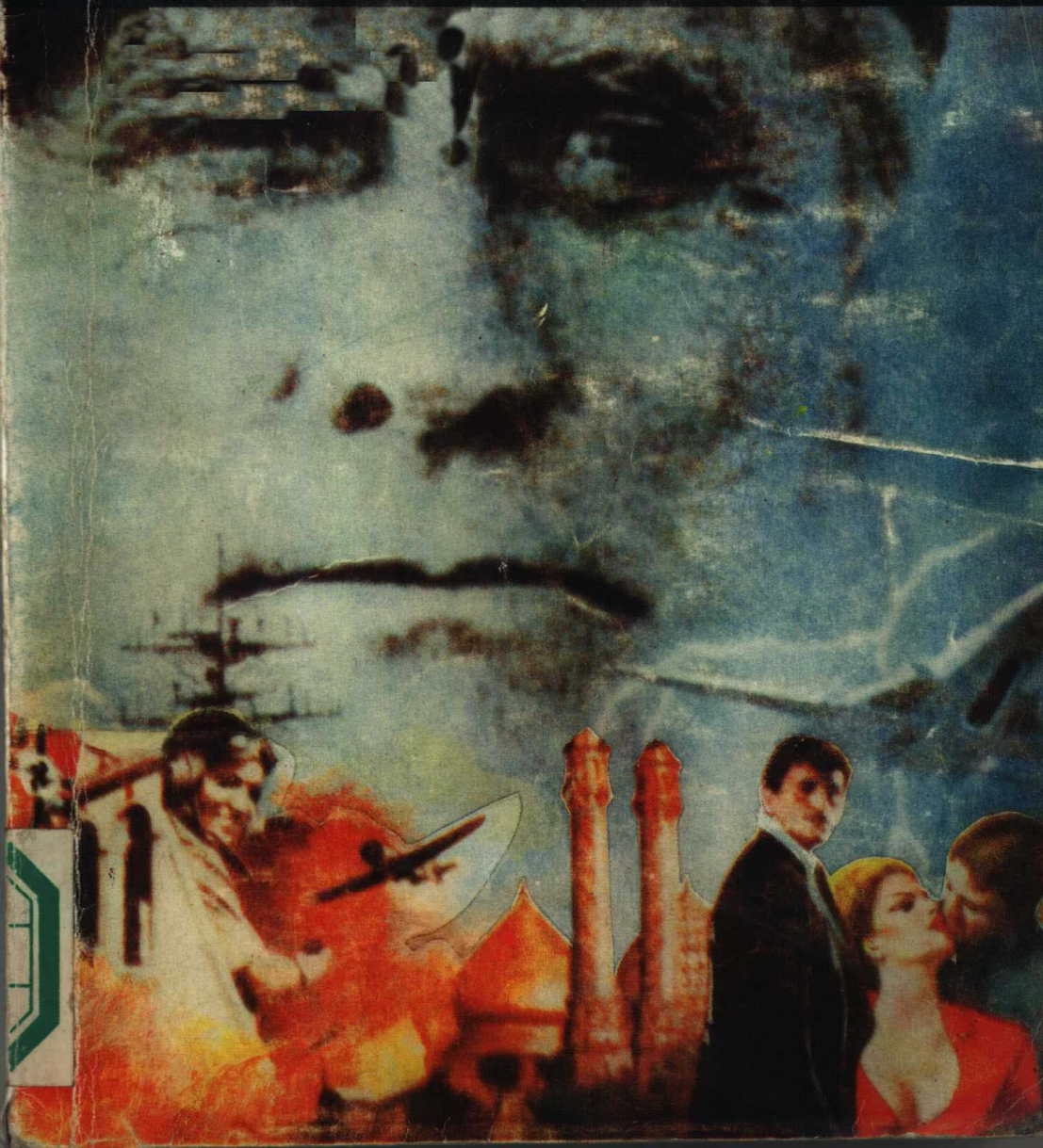


军火巨头

〔美〕弗雷德·马斯塔德·斯图尔特 著



军火巨头

安徽文艺出版社

Fred Mustard Stewart
THE TITAN

根据加拿大Paper Jacks有限公司
1986年版译出

军火巨头

〔美〕弗雷德·马斯塔德·斯图尔特著

王业桃 王喜六 陈开顺

任福康 华希玲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48,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0

定价: 5.70元

ISBN 7—5936—0126—4/1·112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美国当代作家斯图尔特的近作。它以极强的可读性，曾被《纽约时报》列为畅销书之首。本书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性强，结构严谨、巧妙，时空跨度大，人物性格复杂、鲜明，语言流畅，富于艺术感染力。

小说以军火巨头尼克·弗莱明的军火生涯和爱情纠葛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他的发迹、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开始就是一个刺客正伺机暗杀豪华的“海花号”游艇上那位75岁的超级亿万富翁的惊险场面。接着，小说倒叙了这个靠制造、推销军火而大发横财、被新闻界称作“死神”的风云人物的一生不平凡经历和爱情波折。

尼克从一个女佣的私生子，逐渐发迹成为亿万富翁，历尽风险；他先后三次结婚，尤其与黛安娜的爱情贯穿全书，经历了爱——恨——爱的曲折过程，真实、细腻地刻划了人物复杂的感情世界。小说从1900年写到1963年，囊括了俄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伦敦大轰炸和纳粹集中营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通过尼克的军火生涯，反映了美国军火资本家借战争发财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尼克晚年让公司转产、退出军火生产，传达出作者反战的和平主义倾向。尼克也正因此被儿子雇佣的刺客所害。

另外，书中从各种角度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腐朽

生活和精神空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等等。这些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美) 弗雷德·马斯塔德·斯图尔特 著

王业桃 王喜六 陈开顺 任福康 华希玲 译



责任编辑：岑 杰
美术编辑：贾 愚
扉页题签：发 来

目 录

楔 子	巨人之死(1963)	1
第一部	神奇的变化(1900~1918)	9
第二部	影坛狂人和重创心灵的复仇(1922)	153
第三部	一场恶梦(1927)	235
第四部	戴面纱的女士(1930~1934)	285
第五部	战火纷飞的世界(1939~1942)	387
第六部	美人和屠夫(1944~1947)	471
第七部	暮岁的爱情(1950~1951)	533
第八部	最后的争斗(1953~1963)	605

楔 子

巨 人 之 死

1963年

刺客站在突尼斯海滩上，用望远镜观察那艘举世无双的私人游艇。

游艇的主人是新闻界常称为“传奇式人物”的尼克·弗莱明，这时他正在陈设豪华的卧舱内。虽然才7点半钟，但是透过淡淡的晨曦，在那富丽堂皇、长达60余米的“海花号”甲板上，两名船员清晰可见，一个在拖洗柚木甲板，另一个在擦着金属部位。刺客知道，“海花号”总是保养得光洁无瑕。

起初，刺客对用重金收买他暗杀一个70多岁的人感到不

可思议——行将就木的尼克·弗莱明还能活几年？然而，当他瑞士银行户头上拨入两万五千美元的巨款后，他就不再提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杀害尼克·弗莱明绝非易事。只要他在游艇上，总有两名武装侍卫在甲板上昼夜警戒。尼克·弗莱明似乎觉察到有人随时会对他下毒手，所以他总是乘坐防弹轿车或私人飞机外出，他的五处住宅都安装了现代化的防盗警报器。世界上有许多人希望看到尼克·弗莱明死，这是很自然的，他的亿万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正是从残杀无辜中攫取的吗？一位批评家曾经估计说——也许他的话出于尖刻的抨击并不十分准确——在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被拉姆斯柴尔德军火公司生产的炸弹和子弹杀害的，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而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就是尼克·弗莱明。

因此，多年来新闻界把他称做“死神”。然而，刺客知道，尼克·弗莱明死后也会有不少人真诚地悼念他。拥有大约十亿美元的弗莱明基金会为医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为芭蕾舞剧团、交响乐团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尽管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把此举称为掩盖真相的粉饰，但是公众毕竟受益很大，而且所有这些钱都是从尼克·弗莱明万贯家产中拨出来的。虽然他只是半个犹太人，算不上一个十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尼克·弗莱明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在以色列兴建医院，所以，犹太人会悼念他。艺术品拍卖商也会悼念他，因为尼克收集了世界现代艺术的精华，他手中有四十二幅艺坛大师的名画，其中包括世界上私人收藏的荷兰著名画家弗米尔的上乘之作，总共估计价值五千万美元。饭店老板和花

商人们不会悼念他，尼克有在巴黎格兰德·维福尔饭店受过职业训练的高级厨师，他的私人暖房也为他举行的各种聚会提供了花卉。但是纽约、伦敦、巴黎、霍布桑德和贝弗利希尔斯出售奢侈品的商人们会悼念他：尼克过着王公贵族式的生活，每天的开销高达一万美元！

年老年少的女人也会悼念他：几十年来，尼克的风流韵事一直使为小品专栏作家们服务的打字员们心里作痒。刺客绝不是被雇来杀害一个无名小卒，他洋洋自得地想，尼克·弗莱明无疑是他的一位声名赫赫的“服务对象”。出于职业兴趣，他推测尼克的讣告在《纽约时报》上起码占两个版面，美国副总统和英国皇室一位很有身份的成员将会出席他的葬礼。也许，刺客暗想，这是我刺杀生涯的顶峰。

但是他得先杀掉尼克·弗莱明才行。

他把望远镜移向扇形船尾，在那里，一名侍卫正坐在帆布椅上阅读杂志，步枪横放在大腿上。如果刺客的计划一举成功，这名侍卫也得上西天。

望远镜慢慢扫回到整个“海花号”，它威风凛凛，显示了主人的巨大财富。刺客双眼仔细地捕捉巨型游艇上的每一个细小部位，望远镜在船的中部停下。一位女人从一个出口走出来。她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由于控制饮食，身段优雅而匀称。她穿着高雅的浅蓝色套装，戴着一顶宽边帽，脸虽漂亮，看上去不甚自然，好象曾经做过整容。她的年龄很难判断，她可能有50多岁了。刺客知道，她是弗莱明夫人。众所周知，她与丈夫几乎是形影不离，今天只是个罕见的例外。

尼克·弗莱明的游艇来到突尼斯和利比亚边境附近的吉

尔巴岛沿海时，曾引起这个小岛上人们的纷纷议论。刺客四处打听消息。他一到此地，在付给旅馆门卫一笔慷慨的小费后，就获悉弗莱明太太患了牙疼病，一小时后她将离开游艇，乘直升飞机去突尼斯，然后转乘私人喷气机去罗马，在那里，她已约好了超级富翁们最喜欢光顾的牙医贾恩弗朗哥·斯帕达。竟然到罗马去医牙！刺客对此惊诧不已。不过，弗莱明夫人牙疼算是她的造化。

弗莱明夫人走向游艇扶手，凭栏侧立，完全陶醉在清晨美景之中。刺客一直把望远镜对着她，不一会儿，发现她正注视着自己。她直起身，转身对一个船员嘀咕了几句，那个船员很快就进了船舱。一会儿，他出来把一只皮匣子递给了弗莱明夫人。她取出一副望远镜，对准刺客可望。

要沉着，他告诫自己，同时，慢慢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她反正不认识我，不过我该离开这里了。

刺客完全错了，弗莱明夫人认识他。她已经看清了他的脸，觉得这张脸似乎很熟悉。她自信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海滩上的这个人。

吉尔巴是位于突尼斯海岸外的一个小岛，它静卧在南地中海的阳光下。在离吉尔巴几百公里远的地方是沙漠小城埃尔哲姆，城中巍峨耸立着世界第二大公共娱乐场，干燥的沙漠气候把这座梯次拱形结构的建筑保护得完整无损。突尼斯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产粮区。1881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给负债累累的土耳其腐败官员们重新提供资金，甚至在突尼斯独立后的许多年，法语仍然普遍流行。橄榄、磷酸盐和海味在突尼斯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但是旅游业是其经济支柱。开发者们已经把吉尔巴看作是第二个哥斯达德尔索尔。

尼克·弗莱明的游艇之所以在吉尔巴海滩停泊，是因为他正考虑在这个突尼斯小岛投资兴建一家旅馆。

犯罪是有酬劳的：这位刺客通过谋杀已经成为富人。他衣冠楚楚，旅行中吃、住、行总是第一流的，这不仅因为他喜欢舒适的生活，而且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总是错误地认为一个职业杀手不会穿特恩布尔和阿塞式衬衣，也不会在巴黎的里茨和伦敦的康诺特这些豪华饭店下榻。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甚至伪装的富裕也能闪耀出高尚的光辉：富人可能被谋杀，但是他们自己绝不会犯罪杀人。

于是乎，刺客住进了岛上最好的旅馆。他1925年生于迪塞尔多夫，是一名德军上尉的儿子，现在他使用的是瑞士护照，他同旅馆工作人员讲的都是法语。他自称叫路易斯·阿诺，是纺织品商人，是从日内瓦度假来的。他的拱顶房间有一个俯瞰着沙滩的幽僻阳台。那天早上他在沙滩上散步走了两英里，一起走的还有一名贝督因牧民和一名突尼斯青年渔夫。旅馆的食物不错，但是那天晚上他呆在房间没有吃饭，只是服了些“为你安”镇静安眠药后，就躺下准备睡上四个小时，他把手表拨到11点闹。当闹表把他叫醒时，他脱掉衣服，穿着蓝裤衩，做了40分钟的操，这种操是奥地利一名体操家专门为他编制的。

淋完浴，他从骆驼皮箱里取出一个四方橡胶包裹，从中拿出一件黑色橡胶潜水衣穿上，一副橡皮脚蹼和一个面具他将带到沙滩去，还有一套空气吸盘，一只装有一支勃朗宁22自动手枪和一个消音器的防水口袋。完成象今晚这样的近距离谋杀，刺客总是避免使用容易引人注目的枪支，勃朗宁22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致命的近距离杀人武器，它不会击穿人的

脑袋，子弹进了脑袋会跳飞，搅碎脑浆。

刺客知道，旅馆10点过后就基本宁静了。在吉尔巴岛上，晚饭后除了上床做爱，几乎无事可干。

一点时，他打开灯，离开房间，走下楼梯，穿过空无一人的院子，朝海滩走去。3月之初，沙漠中的夜晚凉飕飕的。但是没有风，地中海的微波轻轻拍打着沙滩，乌云遮住了月牙儿。夜幕中，只看见旅馆内残留的几盏灯和远处游艇上移动的灯火。

刺客穿上橡皮脚蹼，戴上面具，然后涉入水中，当水齐腰深时，他开始向约50米开外的“海花号”游去。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这位老人坐在餐厅里无精打采地吃完了色拉。尼克·弗莱明一辈子从未消磨过时光，但是他意识到时光正在消磨着他。而他并不惧怕死亡，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75个春秋已经足足有余，他宁愿早日回归自然。正如他常期待的，一旦寿终正寝，那将是进了一个极乐世界。如果正统的宗教认为人生是为了还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他的死必将是有意义的。

使他感到怨恨的是他还活着却体力衰竭。他仍然喜欢做爱，但是由于最近犯了一次轻度心脏病，医生劝他要“节欲”，这样一来他的天伦之乐减少了许多。如果人们认识到做爱可能会丧生，就不会纵欲。遗憾的是尼克不这样看，因为他对第三个妻子和第一个妻子都一样爱得很深，他的生活和爱情总是象烈火一样炽热。

11点时，他爬上了游艇主卧舱里的双人床，看了一会书后，便关灯准备睡觉。他很想念妻子，不知不觉回首起往事，

追忆起他们的爱情，回想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一生的坎坷比常人要多得多。他制造的枪炮、子弹、坦克不仅使他有钱有势，而且常常使他成为20世纪的风云人物。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极端错误的越南战争……他在所有这些战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结识了本世纪的许多高官要人，经历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一生走过的漫长道路此时在头脑中变得模糊起来，时事的变迁把他日趋老化的大脑搅得象一锅粥。

然而在记忆的大海，有一件事仍然无比清晰：那是本世纪初11月份一个寒冷的早晨，他母亲带他到宾夕法尼亚州一座戒备森严的维多利亚式宅第，那座黑色屋子里藏匿了他生存至今的秘密。

那件事是镂骨铭心、难以忘怀的。

刺客潜游了最后十米，然后在“海花号”尾部悄悄地露出水面。他诅咒自己运气不佳，因为乌云已经飘离了新月，皎洁的月光泻下，使他更易被人发现。然而，此时万籁俱寂，船尾突出部使甲板上任何人都看不见他。

他从腰间口袋中抽出那四支吸盘，把两只捆在膝盖上，另两只抓在手中，然后把吸盘压在游艇白色的船壳上，这样他开始象苍蝇一样缓缓地、悄悄地向上爬。他作斜线运动，经过船尾来到垂直的左舷后部。当他的头齐主甲板高时，他警惕地扫视了柚木甲板，环顾了周围的动静。

一名希腊侍卫扛着步枪，站在船尾游泳池旁，嘴里叼着香烟。

刺客一边用左手抓住一根甲板柱子支撑身体，一边从防

水口袋中掏出那支手枪。他对准侍卫的左眼扣动板机，噗地一声，侍卫便倒在甲板上。

刺客跃身上了甲板，脱掉脚蹼，光着脚板敏捷地向前走去。通过白天对船员和弗莱明夫人进出活动的观察，他推断主人睡的舱位在前边主甲板上。他拉开一扇门，蹑手蹑脚地走进灯光暗淡的横向走廊，这条走廊既通向船尾的大厅，也通向船头的主卧舱。刺客慢慢地转动卧舱门把。

门没有锁。他一下闪进了尼克黑暗的书房，穿过书房，他来到卧室。他右手握着枪，左手悄悄地打开门。卧室里没有灯，但借助窗口射进的月光，他清楚地看到床上躺着的人，这位老人似乎很虚弱，很安谧。

在刺客看来，尼克·弗莱明只不过是一堆肉。

他来到离床一米多的地方，慢慢地举起了枪。

他把枪口对准酣睡老人的头部。

第 一 部

神 奇 的 变 化

1900年~1918年
